

孔祥瑞：澄怀观道，抱朴归真

► 学生记者 苟左 陈怡皓

孔祥瑞，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六字班 PPE（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毕业生，现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在本科期间，他经历了从理科生到人文社科研究者的转变，并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自我，同时也成为了新雅书院诸多方面的开拓者。本次专访中，孔祥瑞分享了他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学术心路历程，尤其是在 PPE 专业学习中的自我追寻与成长。



新程：一个理科生的人文觉醒

高中时的孔祥瑞是一名忠实的科幻迷，读过刘慈欣所有作品以及十二卷《银河帝国》。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描述的心理史学。这是一种从历史上大规模人群活动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效应中得出普遍规律，并据此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学科。在他眼里，这种与人类行为息息相关的学科充满了魅力。

“当时也挺中二的吧，想着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要么是解决资源问题，那就去学物理，实现可控核聚变；要么呢，就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做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回想起选专业时的考量，孔祥瑞笑着说。作为新雅书院高考统招的首届学生，他将物理学和社会学纳入了自己专业选择的

视野。在他看来，这两个学科是对应的，前者研究自然世界，后者研究社会世界，共同探究着这世界发展的规律。

这些小小的意动，在上过新雅人文社科通识课后化为澎湃心潮。首次上甘阳老师开设的“自我·他人·社会”课，他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甘老师在解读简·奥斯汀文本时提出了个问题：都说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但这么“现代”的国家，为什么还有英国女王，还有这么多“封建糟粕”？“我以前从没想过，原来还能那样去提问、那样去想！”这种强烈的新鲜感，令孔祥瑞迫不及待地跃入人文社科的海洋，怀抱浩瀚的知识与精彩纷呈的文本世界。而老师们在课上以及日常言谈中所展现出的分析力和思想深度，更让孔祥瑞感受到了学术的魅力和意义。他对未来的规划，逐渐从最初的走选调、

当公务员转向了做学术研究。

但作为一个理科生，孔祥瑞进入 PPE 专业的学习并没有那么如鱼得水。“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了，但仍感觉不得门径。”孔祥瑞叹了口气，“我反复阅读书目并精雕细琢交上去的论文，还是常常在‘政治哲学’课上被赵晓力老师批得狗血淋头，甚至还被老师在小群点名说一年来写作上全无进步。”于是，他开了自己的公众号，长期进行练笔。从千把字的小随笔，到五六千字的长篇，随着时间的推移，孔祥瑞意识到，每篇文章都是由一个个小的 idea（想法）构成的，关键在于练习怎样把每个 point（观点）用清晰而凝练的话说明白。他称自己是个思维发散的人，文章的灵感常常源于各种碎片化的、天马行空的想法，而文字是推进思考的有效工具，也是检验到底有没有想清楚的利器。“有时一

个问题在脑子里憋好几天，觉得想清楚了，但一下笔还是不对。后来我意识到，不能等想清楚了再动笔，而是在稍微有头绪的时候就要大胆下笔，在写的过程中去激发更多、更深入的思考，这样才会越写越顺畅。”到大三时，他的影评《〈流浪地球〉：飞鸟与鱼之争》终于得到了赵老师的肯定。令孔祥瑞意外的是，还有几个公众号找他转载这篇文章，最后文章的全平台阅读量达到了两三万。这次创作给了孔祥瑞很大的信心。后来，他的公众号更名“我看谁敢说黑话”，成为了孔祥瑞传递自己研究成果和治学理念的重要阵地。

除了写作，阅读更是 PPE 学生的基本功。当时老师们对 PPE 同学的要求是每周读 800 到 1000 页的书。在泛读达到这个标准之后，PPE 更常见的读书场景是精读。对孔祥瑞来讲，他最头疼的是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我之前以为读黑格尔催眠是开玩笑，自己读时发现真的是这样！”孔

祥瑞苦笑道，“尤其是我哲学底子不算好，这本书特别难读。”但为了交读书报告，孔祥瑞还是咬着牙、花了很长时间去集中精读黑格尔论述的一个小片段。坐在寝室的桌前，一盏小台灯彻夜长明，他聚精会神地盯着手中的书页，反复咀嚼一段文本中的每句话、每个词的深刻含义。“在那天晚上，我进入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当中，就觉得自己好像真正明白了这一章节的思想，而且还是这么难的一本书。”后来虽然对黑格尔哲学具体内容的记忆已经漫漶不清，但这门课给孔祥瑞留下了一种信心，“以后面对再难的书我都不会恐惧，因为最难的文本已经挑战过了。”他知道自己拥有攻克它们的方法和能力。

“文本细读与写作是 PPE 给学生们最重要的一个专业技能，就像计算机系的必须会编程，建院的会画图一样。”阅读，写作，反复循环。打碎原本的自我认知，接收新摄取的知识，反复推翻、

打磨课程论文，一点一滴融入自己的心血。或许 PPE 的学习生活常与“痛苦”相伴，至少是没那么愉快的，但是，在阅读与写作过程中所汲取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未来的学习、研究是来之不易且弥足珍贵的。

选择 PPE 仅仅是追求的开始。在新雅通识体系与 PPE 专业课程中，孔祥瑞得以发现 PPE 所蕴藏的那些令他相见恨晚的思想与特质，让他在对学科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自己的热情与追求。

道心：斯文在兹

“我觉得与其说 PPE 是一个学科，不如说是一个本科培养目标。”在孔祥瑞的眼里，尽管不同学校开设的 PPE 专业不尽相同，但背后的灵魂是相通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PPE 的灵魂不在于提供固定的课程组合、知识架构，而在于让学生不断阅读、追问、探寻和发现。”

发现的旅程并不止于书卷和文本，更在乎广袤的山野之间。每个 PPE 学生都要参加两次田野调查。这两次田野调查非常特别，老师没有教任何具体的调查方法，只是让学生去田野里“泡”着、体验与感受着。“出发之前，赵晓力老师给我们讲了费孝通买烟的故事，告诉我们从出发去田野的那一刻起就把全身感官调到最



PPE6 在岩窝寨山顶的合影



男生节活动合影



孔祥瑞和同学们参加女生节活动

敏感状态，要从身边的细枝末节中发现不寻常。”孔祥瑞说，“此后我再也没有过这样的田野经历，没有任务目标、没有理论要求，只是纯粹的进入田野。”

在山东省莒南县筵宾镇调查牛市时，孔祥瑞和同学们对一个现象感到惊奇：买家跟卖家之间交易，不是直接谈价格，而是要经由一个中间人。中间人和买卖双方捏住彼此的手，被袖管罩住，通过捏手的不同位置来报价，有一套专门的暗语。双方完成交易之后，各自还要给中介一百块钱。这令同学们感觉非常奇怪：卖一头牛上下价格的浮动也就是三四百块钱，为什么非得通过中介，让他里外抽两百块钱？奇怪归奇怪，但对当时人生地不熟的同学们来说，想和牛市上的人搭话非常困难。“人家看你穿着运动鞋、背着双肩背，都不知道你要来干嘛，没人愿意跟你深聊。结果有一次我凌晨三点赶着牛市开市去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踩进

一个大泥坑，出来的时候，整个人下半身就全是泥。”孔祥瑞笑着讲述这次塞翁失马的经历，“但恰恰正因为一身泥，周围人都笑话我，这才能够很自然的跟人家搭上话、唠唠嗑了。”

用目光丈量田野，用心灵体悟观察，这种纯粹的调查方式，让同学们得以用一种完全平视和融入的姿态，去感受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最真实的生活。后来，孔祥瑞通过自己联系、参与学校“林枫计划”等方式又参与了许多调研，云南南涧、陕西延安、四川岩窝寨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调研过程中，他不断丰富着自己对脚下这块大地的认识，不断深化着对调研方法论的思考，也不乏在村民家里和同学喝醉了说胡话互相揭短、在洗浴条件恶劣的村子目睹熟睡的同学肚子上落满苍蝇、在爬山时发现年轻力壮的大学生爬不过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这样有趣的细节。

PPE的课程和几段田野经历，

让孔祥瑞逐渐发现：看似高深的理论研究，和现实生活中一些朴实无华的细节之间，似乎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对他来说，学术探究与自我追寻，已然成为两条牢牢绑定的线索。在PPE五周年人物专访中，他写道：“（在PPE的学习）使我无法再忍受那些无温度的、和自己生命无关联的思想和学术。这是PPE对我的诅咒，也是它给我的祝福。”

这些体悟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孔祥瑞在社会学方向进行深造这一选择。用他的话来说，社会学是“最能容纳自己、最能包容千奇百怪的想法的地方”。孔祥瑞的学年论文是家庭社会学主题，而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却选择了教育社会学。“其实我的毕业论文应该继续写家庭社会学方向的，因为已经有学年论文的基础和丰富的田野资料了。”孔祥瑞郑重地说，“但2019年年末，学校里发生了一场‘内卷’大讨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做点什么。”



无用剧场宣传广告



无用剧场放映中



无用剧场结束后的讨论

“有一次做梦，我抬头一看，发现整个校园里到处都是通天贯地的尺子，好像自己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维度，不管是学习还是玩还是甚至是谈恋爱，都可以找到一把尺子上衡量。每个人都想拼了命地往上爬。”孔祥瑞讲述着他的噩梦，“我已经在清华，在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了，又接受了这么好这么自由的本科教育，那我为什么还有这种噩梦？这种感受是我个人的，还是普遍存在的？”作为这股热潮下感同身受的学生，孔祥瑞毅然选择了“与自己生命相关联的思想与学术”。

他决定借助本科论文，用学术的方式来研究特等奖赏金，这个总体性社会现象中的代表性子元素背后的逻辑。

2023年11月初，一篇题为《在全面发展和多样成长之间（1988-2019）——以清华大学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为中心的考察》的论文在新雅乃至清华学生的朋友圈刷屏了。为了能呈现更加真实和复杂的受访者形象，孔祥瑞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整整三年，直到孔祥瑞硕士毕业的时候，他才终于将这个令自己“相对比较心安”的版本公开发

表。而顺着本科毕业论文的方向，他正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读博，跟着刘云杉老师做教育社会学，继续坚持着做有温度的学术，做与自己生命相关联的学术。

和鸣：意气相期共云霄

回想起本科时光，孔祥瑞认为，真正塑造自己思想与人格的，并不仅仅是课堂上的学习，还有与同伴的共鸣和砥砺。大二结伴读书的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彼时，PPE6的哲学课程并未从康德讲起，而他与同学马峻、彭中尧认为理解康德哲学至关重要，遂相约紫荆操场夜读。熄灯之后，三人携小台灯至紫操，席地而坐，共话康德。借星光与微风，思维激荡。后来，这个读书小圈子发展成了“青蛙群”，这是一个紧密的学术共同体，朋友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交流困惑。

当然，除了彼此砥砺，朋友间共度的闲暇时光亦是青春岁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末的夜晚，三五好友相约南门一隅的烧烤摊，炭火微红，香气缭绕，杯酒言欢，天地间仿佛只剩畅叙之声。餐毕，众人披着暮色，骑车而归。凉风拂面，星光点点，不知谁率先高喊一声，众人随即应和，笑声与呐喊声在夜空中回响。这样的瞬间，成为彼此生命中温暖而隽永的片段。“他们的存在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孔祥瑞感

慨道，“因为每个人读的东西、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朋友间的交流带来的是情感和知识上的成长。”直到现在，他们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那些曾经一起读书、一起讨论的伙伴，依然是彼此特别重要的朋友。

对 PPE6 的同学来说，同辈之间的交流为学术论辩和思想交锋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而整个新雅六字班，同样是一个紧密融合的整体。担任新雅 62 团支书期间，孔祥瑞将“无用之用 影中之影”作为支部事业主题，发起了“无用剧场”活动，定期在十北楼一层组织集体观影以及观影后的讨论会。一学期下来，一层的西南角变成了属于全体新雅同学的电影文化角。“2018 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那周，我们一起看了《Gattaca》，一部畅想基因筛选技术全面应用的电影。”孔祥瑞眼里流露出笑意，“结束后我们十几个不同专业的同学聊了三个多小时，甚至保安姐姐中途都参与进来了！”从伦理到技术，从科技发展边界到人类未来，大家畅聊不止，丝毫不觉疲惫。如今，“无用剧场”已经成为了由新雅科协承办的官方活动，继续通过电影将乐趣和思考传递给更多新雅同学。

不仅仅是无用剧场，各个方面的开拓和探索，似乎从新雅六字班入学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

必然的选择。每年的军训迎新晚会，保留节目相声《清华之最》依次点名各个院系，每提到一个，对应的座位区域就会爆发出一阵欢呼。但 2016 年的节目内容里还没有新雅的存在，“当时我们六十多个人就坐在那里，两只手都架了好几分钟，听了二十多个院系的欢呼了，结果最后结束了发现，诶，怎么没有新雅？”这令同学们很是遗憾。孔祥瑞还提到，彼时在学校的各种系统上填写问卷，院系选择的下拉框里也找不到新雅。所以六字班总是需要给所有的部门、所有的院系自己写邮件、自己去联系，踏上了给新雅挣“存在感”的征途。

对于新雅六字班来说，每个人都天然都是开拓者和探索者。六字班同学们参与了培养方案的修订。几乎现在新雅所有的社工组织都是由六字班同学组建起来的。“我们和老师们其实是一起在做一件创业的工作，这个经历虽然充满困难和阻力，但也是很美妙的。”回顾这段经历，孔祥瑞坦言：“我们这一届的同学，经历使我们天然带着一股闯劲，半被迫地习惯面对未知、承担挑战。”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新雅的学术传统和文化氛围得以不断传承与发展。

孔祥瑞大四的时候，担任了九字班辅导员。他发现随着新雅的发展，新生们面临着不同于六字班的挑战。例如，如何在多个

班级的竞争环境下维持整体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他尝试在活动组织和制度架构上做出调整，但他更深刻地意识到，真正塑造共同体氛围的不是机制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辅导员的职责不仅在于管理监督，更在于通过细微的日常观察和互动，理解学生的需求，帮助他们在多元环境中建立自己与他人、新雅和学校的联系。然而，研究生阶段在北大的忙碌使孔祥瑞未能陪伴九字班走完整个本科时光，这也成为他心中的一份遗憾。“我心里时常觉得亏欠九字班，因为我只给他们当了一年的辅导员，我真的很想更深度地参与。”他仍记得那些与学弟学妹交流经验、探讨知识的日夜，而如今九字班的同学们早已毕业，有些成为了三、四字班的辅导员，新入学的“小朋友”又在代际传承的新雅氛围中继续探索、成长。

2024 年 11 月，新雅书院举办了建院十周年庆典活动。院庆视频《十北拾光》开头的那段延时摄影，是当初六字班拍毕业影片的时候，孔祥瑞一帧帧记录下的。画面里，南十北上空的云舒霞卷，小院里的风移影动，大厅里的其乐融融，那些景象仿佛发生在数年前，又仿佛发生在此时、此身、此地。六字班栽下的一片清凉，始于蹒跚学步，到如今，仍悄然荫蔽着每一个新雅人的书院生活。